

特56

151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〇	五 九	七	經 香	漢 書 門
冊	號	架	函	類

音註 盤頭

中 庸

後 藤 點

全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夏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

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性，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

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

釋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
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
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
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
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
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
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
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
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
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

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
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
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
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
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
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
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
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
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及復
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

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
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
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
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
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
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
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
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
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書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
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
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
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
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
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
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

離去聲

見音現

樂音洛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備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

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

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

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中節之中去聲

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本

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

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註獨而精之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

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

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

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

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

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鮮上聲下同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

知者之知去聲

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夫音扶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

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

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音古

月守也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以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

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

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

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

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與平聲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

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

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

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社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

也而強者居之

社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

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

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

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

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

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唯聖者能之

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

勇而裕如者止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太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

篇首即以太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達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費符味
反與去
聲

君子之道遠費而隱費用之廣也夫婦之愚可以與

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

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

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君子之道近自夫婦
居室之間遠而至於

聖入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
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

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
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備及

寒暑災祥之
不得其正者詩云鸛鳴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詩大雅旱麓之篇鸛鳴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
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

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
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
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暴發以申明首章道

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

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
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詩

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

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政而止詩幽風伐柯之篇
柯斧柄則法也睨

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
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

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入之道還治其入之身其入能改即止不
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入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入則

睨研計
反

易從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

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

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

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

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

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諷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

入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立未能一者聖人所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其外之心也

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

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

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徼幸 易乎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

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據度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難去聲

援平聲

易去聲

正音征 鵠工毒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反

辟聲同

好去聲

耽詩作

湛亦音

耽樂音

洛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白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聲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知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

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一氣

之良能也愚謂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

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

齊側皆反

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入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焘萬物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知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求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念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數

與平聲

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

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詩曰嘉樂君

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

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一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

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

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大音泰下同

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

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太夫子為士葬

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

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

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

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追王之王去聲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

孟子之言。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昭如字。

為去聲。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太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

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

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

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達友。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

位。行其禮。養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主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

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主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

子宗廟之太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嘗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

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

夫音扶

蒿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

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

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

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

殺去聲

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

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

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

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

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

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

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

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

知去聲

強上聲

子曰二
字衍文
好近字
知之知
並去聲

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
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
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發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
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
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
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
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行則此三近者

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
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
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

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
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

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
所謂無忘心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

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
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
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
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

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人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

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
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

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
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
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
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

齊側皆
反
去上聲

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

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

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

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

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

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糝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

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

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

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朋友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

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踏其劫反行去聲

文所推是也

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德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入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

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

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

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

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及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太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

以終十一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矣。明則可。明字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

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

道之意而不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及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能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能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

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太賢以

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

見音現。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車。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

道也之道音導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

以理言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

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

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誠者非自成已而

知去聲

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

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

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

右第二十五章 言入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

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

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

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

博厚配地高明

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

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

天地

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

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天

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

能各極其成而有

今天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

見音現

華去聲

夫音扶
卷平聲

藏去聲
勺市若
反

於音鳴
字音呼

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天地一撮土之多。

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

載焉。今天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

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天水一勺之多。及其不

測。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少。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

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

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不顯也。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燻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渾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推

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

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詰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

倍與背同與平聲

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好去聲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

哉古定字

古之道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及復也

非

行去聲

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二者

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

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

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

宋設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去聲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

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

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位也

故君子之

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

地而不恃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禮制度考文之事也亦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

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

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

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

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

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如此而發有譽於天

下者也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不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數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

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

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

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

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

齊側皆反

辟音譬

悖徒報反

知去聲

齊側皆反

別彼列反

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

之質臨諸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

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

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

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

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

夫音扶焉於虔反

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

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難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

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

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一

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

衣去聲。絀日迴。

反惡去聲聞於感反

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裹衣聚綢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綢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綢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首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已也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

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文

惡去聲

相去聲

假格同

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葉斫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

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臭莫

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止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

輶由西二音

鈇音夫

所言上夫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
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為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二
等然後
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及
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
之以馴致乎為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
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
要而約言之其及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
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畢

